

【香港】岑凯伦



三个佳人



ISBN 7-5360-113 -X /I · 993

定价: 4.00元

三个佳人

〔香港〕岑凯伦

花城出版社

粤新登字05号

三个佳人
〔香港〕岑凯伦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75印张 200,000字

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 30,000册

ISBN 7-5360-1113-X/I·993

定价：4.00元

铃声响，穿白校服、白皮鞋、白短袜，背个布袋或拿个书包的女孩子，由课室走出来，单独的，三五成群的穿过校园。

华黛诗，十八岁，一头短发，鹅蛋脸，大眼睛，高高的鼻子，两片嘴唇又厚又润，眼睛流露着野性，性感透着两唇间。

吕小雯，十八岁，长发垂肩，潇洒飘逸，白皙的皮肤赛雪欺霜，杏型脸，柳叶眉，一双水汪汪的风眼，樱桃小口衬着两个小梨涡，同学们都说她有气质，尤其当她落落寡欢的时候。

唐琦琦，十八岁，活泼健康，浑身上下都是劲，她束着两条短牛角辫，扎着两条银蓝的丝带，她红红的圆脸，圆圆的鼻头，圆圆的眼睛，嘴唇不大不小，一排雪白整齐牙齿，每个人都说她应该去拍牙膏广告。她听到什么总是笑，就是爱笑。

三个女孩子以华黛诗发育得最好，吕小雯亭亭玉立，高高瘦瘦。唐琦琦也有五呎四吋（1.63米），就是腰粗了些，二十四吋。她常常为了那二十四而自卑，尤其和只有十九吋腰围的吕小雯和二十一吋的华黛诗在一起。学校的同学见她圆嘟嘟，由F1就叫她小肥妹。

其实差不多每个同学都有绰号，华黛诗是小野猫，人人

叫吕小雯西施。因为她性格忧郁，不开心时就胃痛，捧心嗟叹。

她们三个人边谈边走，突然华黛诗问：“刚才还看见张绮萍在大谈港姐。”

“O·T·被密斯冯召到教务处去。”唐琦琦说：“突击测验生物，她吃零鸡蛋。她想不到开学一星期就测验。”

出校门，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大男孩迎上来，替华黛诗拿过书袋，黛诗和好朋友谈了一会，才挥挥手坐上一辆跑车。

琦琦和小雯看着跑车开走，她们才一起走进地下铁路车站。

跑车开了一段路，黛诗突然一拍头说：“糟糕，我忘了带鞋子，今天的芭蕾舞就不用上了。”

“时间多着呢，我送你回学校。”

“芭蕾舞鞋在家里呀！”

“回家也来得及。”包坚尼温柔地安慰她：“不用担心，靠着舒服一下吧！”

“我不要回家！”黛诗挥一下手：“我宁愿放弃一课芭蕾舞。”

“何必呢，交了学费……”

“啊！你怕吃亏少上一课便宜了老师？”黛诗心情躁得厉害：“别忘了学费是我交的，轮不到你心痛。”

“黛诗，我不是这意思……”坚尼最怕黛诗发脾气：“我们去吃下午茶。”

“对不起！”黛诗用手托着头。她不要回家是为了那王子翔，他家里有钱关她什么事？自己家里没钱么？表妹嫁表兄，这是世界上最老土的事，真亏做父亲的想得出来，接飞

机、奉承、洗尘、家里设宴。她看见他恐怕连晚饭都吃不下呢。

“安排一下今天的节目。”她对坚尼说：“十一点钟之前我不想回家！”

“你明天还要上课，我看最迟十点钟就应该回家。”

“你不喜欢跟我在一起？好呀，你送我去伊力家，我和他上的士高！”坚尼这个人就是老实，死心眼，肠子没转弯。

“穿校服上的士高不太好吧？你念的是名校，我们还是去吃茶，看电影，吃完晚饭后就回家。黛诗，我为你好……”黛诗一拍额头，倒在座椅里。

吕小雯和唐琦琦进了地铁站，买了票子进去，就分手了，因为两人居住的地点方向相反，吕小雯住旺角，要乘观塘列车；唐琦琦住尖沙嘴，要乘中环列车。

观塘列车先到，吕小雯向唐琦琦摇摇手，上车去了。

有个穿校服的男生示意给她让位，她含笑摇摇头，两个站嘛！何必这样麻烦。

走出地铁站还要走一段路，她家在旺角一幢残旧的唐楼，这种房子现在也不多见，她们一家六口租了两个房间，爸妈住一间小的，吕小雯和三个弟妹住一间较大的，可是也只能放两张碌架床，一个破衣柜和一个木书架。

她开门进去，先进母亲房间，意外地，又看见父亲躺在床上。

“爸爸！今天你又头晕？”

吕先生患了严重贫血，最近常常在工作中晕倒。他是一间商行的文书，做了二十年，还是个老文书，没升过职。

吕太太眼泪凝眶，抽抽咽咽的说：“老板叫你爸爸退休，他说这种病，多休息，多吃补品就会好的。可是你爸爸才四十多岁，还要供书教学养四个孩子，他退休，每月没有了那一千八百元月薪，单靠我车衣赚的钱，怎能养一家六口？”

“老板一定要爸爸退休？”

“他有两个提议，另一个主意……”

“雯妈！”吕文祖制止妻子说下去。

“小雯，我煮了红枣牛腿肉汤给你爸爸喝，你去厨房看看火。”

小雯回到房间，看见二妹小倩在做功课：“小莲呢？”小雯脱下校服，小心地把它挂好，还用手扫了扫，她就只有一件校服，一双白皮鞋和两对白短袜。

“她在厨房看火，我功课做好了就去接班，三妹还没有做功课。”

小雯换上条布裙子，最近一两年她老长高，由五呎到五呎五吋，旧的衣服都穿不下，吕太太把替人车衣的布头布尾车了一条百搭裙子给她：“我去厨房接替三妹，你做好功课帮我烧饭。”

小雯正在洗菜，门铃响得好急：“二妹，快去开门，一定是小华下课回来。”

小华是家中唯一的男孩，十岁，刚升小四。小雯倒了一杯白开水，拿了一块方包涂了点炼奶，小华就一阵风似的卷进来：“大姐，我肚子饿。”

小雯蹲下身，把水杯和面包放进弟弟的手里：“吃完面包休息一会，别吵爸爸，我烧好菜替你洗澡，吃完饭你可要乖乖的做功课，不要到处跑。”

吃过晚饭由三妹小莲洗碗，小雯把弟弟的校服洗好晾晒。小华也是只有一套校服，小孩顽皮，校服要天天洗。

小雯洗完澡，先检查弟弟和三妹小莲的功课，再对着时间表，为弟弟把明天的课本和簿子放进书包，把他的黑皮鞋擦得光亮亮的，做妥一切，弟妹们也上床睡觉了，她到父母的房门口看看，里面已关了灯，大概爸爸身体不舒服，妈妈不敢开动衣车骚扰他。小雯再回到弟妹的房间，大灯关掉，只开了书台的灯，一看钟，又是十点，她每晚都是这个时候才有空做功课。

躺在床上老是睡不着，爸爸一向身体弱，但还能支持，最近两个月，他已经因为头晕，三次提前下班，如果爸爸被迫退休，爸爸的责任就落在她的身上，再加上父亲的药费，恐怕二妹也要辍学。

吃午餐时，琦琦见小雯愁眉不展，连忙问她发生了什么事。

小雯说了一个大略：“我一夜没睡，五点半起床到厨房煮白粥，谁知妈妈已经把粥煮好，她说昨晚睡得很早，所以起得早，我担心爸爸，到他房间他正在穿西装，他正准备上班。”

“吕伯伯没事了吗？”黛诗关心的问：“昨天他还躺在床上。”

“爸爸说他才四十六岁，比列根年青多了，四十六岁退休是笑话，他告诉我昨天因为工作太多，过劳，才会头晕。他已答应我以后不再过劳，会量力而为。”

“下了课我们去看吕伯伯。”

“明天去。”黛诗说：“明天我带瓶补血药给吕伯伯，那种

药几百块一瓶，很有效的。”

“黛诗，你怎么会知道那种药有效？”

“我妈咪爱漂亮，节食减肥，结果闹贫血病，医生给她吃那种药丸，吃了两瓶妈咪身体就复元了，家里还放着一瓶，如果吕伯伯吃了觉得精神不错，我再送他一瓶，总之直至他完全健康为止。”

“黛诗，这样贵重的药我怎能收？”吕小雯人虽然穷，可是不轻易接受人家的恩惠。

“我们已经做了六年同学，亲如姊妹一样，你还跟我计较？”黛诗不高兴：“要好朋友干什么？就是吃喝玩乐？”

“小雯，我觉得黛诗说得很对，朋友应该互相关心，互相照顾，不应该老计较金钱，明天我拿半打鸡精，还有几磅提子给你，妈说提子补血。告诉你小雯，你再婆婆妈妈我可要生气。”琦琦又转头问黛诗：“你表哥长得怎样？嬉皮士还是花花公子，还看得顺眼吗？”

黛诗耸了耸肩：“可能是大猩猩，也可能是太空怪物。”

“他不是昨天由美国回来吗？”

“不错！他人还在我家里，我昨晚回家，爹哋、妈咪陪了他上夜总会。今天出门上学，他表少爷还在梦乡里做皇帝。”

“你的钢琴上不是放着他一家的相片？”琦琦推了小雯一把：“上次我们到她家见到的，小雯说你表哥蛮帅的。”

“是吗？我倒没有留意。”黛诗像发现了新大陆：“你们有缘我为你俩做媒，小雯呀！王子翔家里好富有，你嫁了她，做了豪门阔少奶，吕伯伯也不用干那捞什子文书。”

“黛诗，”小雯一脸的红：“别信琦琦，她胡诌，其实是她……”

“我看中了黛诗的表哥？”琦琦打个喷嚏：“我对男人没兴趣，当然，除了我爸爸和弟弟……”

“爹、妈！”琦琦走进唐记商店，拿个苹果咬了一口便大声叫。

“放学啦！”慈祥的唐妈妈由店子里面走出来：“看你，一脸的汗。”

“热嘛！妈，给我准备半打鸡精，三磅鲜提子，明天我上学要。”

“我睡前放进冰箱，你别忘了拿。”

“我回家，做完功课代你收银。”琦琦拿了两个苹果放在布袋里。

她家就在商店旁的一间大厦，她住三楼，很少乘升降机，总是走楼梯。

她走得快，又一面吃苹果，上面下来的人也在赶，两个人在楼梯，篷！琦琦手中的半个苹果滚下楼梯。

“我的苹果，我的苹果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下次赔你一个。”

琦琦抬头看，撞个正着的是个大男孩，年纪和包坚尼差不多，约五呎十吋，红红壮壮很健硕的。

她每天在楼梯跑上跑下，起码两次，快一年了，这小子是谁？他来干什么？八成是找人，为什么不乘升降机，要跑后楼梯，难道他是……

“喂！你为什么跑后楼梯？找谁？”

“找？老妈！”

“鲁妈？”琦琦暗忖：“搬来这大厦快一年，这大厦好像没

人姓鲁，喂！鲁妈是什么人？”

“老妈子就是娘亲的意思。”他一直往下跑：“不管你是ICAC，还是CID，我忙着，没空跟你聊天。”

“八成忙着花钱，但是他又不大像劫匪，啧！”琦琦边上楼梯一边喃喃的，她摇一下头，到家时已把刚才的事忘记。

她用锁匙开了门，走进客厅，看见冬冬坐着看卡通片。

唐冬冬是她的弟弟，十三岁，刚升上中学一年级。

琦琦用手轻拍他一下：“喂！还看卡通片，BB班幼稚生？”

“苛政猛于虎！”冬冬用手揉了揉头发：“精神的虐杀！”

“你不要乱抛书包，”琦琦坐下来，从布袋里拿出了两个苹果，一个交给了弟弟：“功课做好了没有？”

“妈说放学回家休息休息。”

“你已经休息够了！”琦琦打弟弟的屁股，推他一下，顺手关上电视机。

琦琦洗完澡，换了条牛仔裤和宽身T恤，她总认为自己腰粗，不敢穿裙子，连贴身T恤，衬衣也不敢穿。

她做好功课温习完毕，对冬冬说：“我到店里和妈交班，你有什么不懂的，来店里找我。”

“我学贯中西，样样了得，走吧！女孩子真烦，婆婆妈妈。”

琦琦气得直翻眼，她走到店里：“妈，我来了。”

琦琦坐在收银机后，唐妈妈回家烧饭去了，每天差不多都是如此。

唐记商店面积不算小，货品种类也多，只请了两名伙计，一个照顾铺面卖东西，另一个多半要去送货。唐伯伯最近有意和朋友合资开超级市场，因此在店里的时间少了，琦琦不帮忙，就不够人用。

“请给我半打梨子半打苹果。”

唷！声音好熟，琦琦伸头出去一看，一个穿灰白牛仔褲的小子，正从红色的T恤拿出鈔票来，他不就是刚才在楼梯碰到的男孩，看样子他不会是什么劫匪，劫匪早就逃之夭夭，还在这儿买水果等上警局？琦琦收了钱，看着他离去。

电话铃响：“唐记商店！”

“姐姐，汝心之固，固不可彻是怎样解法？”冬冬在电话里哗啦哗啦。

“你不是学贯中西吗？”

“我被人欺负得落井下石，救我！”

“你听着，解释是……你这个人很固执，固执到不能明白事理。怎么啦？开学不久就教了愚公移山吗？”

“不是的，B女骂我木已成舟。我功课做好了，打个电话去骂她。”

“木已成舟？”

“她骂我笨得像块木头，拜！”

“天！可悲的初中生……”

华黛诗轻步走进客厅，正要上楼。

“黛诗！”父亲的声音，黛诗呼口气，拖着脚步回到客厅。

华斌的脸拉得好长，黛诗站在他面前，像根柱子。

华太太爱女情深，微笑说：“坐下来！爹哋有话跟你说。”

黛诗马上找张舒服的椅子，刚弯下身，华斌叫：“给我站得好好的！”

“爹哋！”华斌是严父，但对这独生女一向十分疼爱。

“别向我撒娇，的确，我过去很宠你，因为你还是少

不懂事，现在你已经十八岁，怎可以这样没有分寸？”

“我还差几个月才十八岁，成人身分证还没拿到。”

“你再驳嘴我就打你，你姑姑的话是对的，男孩不教是蛮牛，女孩不教是蠢猪，你看子翔……”

“王子翔一定很有家教。”

“黛诗，你就少说几句！”华太太可真担心丈夫会打女儿。

“不错，子翔有风度，有教养。”华斌的嗓门粗着：“你表哥来，不去接机，一家人等你上夜总会吃饭，你影子不见，今天你一直闹到现在才回家，全家人候着你回来吃下午茶、吃晚餐，你去了哪里？我叫司机到学校接你，接不着，你到底有没有上课？”

“当然有，要不要看今天的笔记？”

“你去了哪里？”

“还不是吃茶、看戏、吃晚饭。”

“你不想见你子翔表哥吗？”

“反正他住在我们家里，还怕没机会见面吗？”

“明天你等司机接放学，下课马上回家陪子翔，哪儿都不准去。”

“明天不行！吕小雯的爸爸病了，我答应了明天去探望吕伯伯。”

“改后天！”华斌的声音似乎温和些：“明天陪陪你表哥。”

“爹地！”父亲退，黛诗进：“我答应明天带一瓶补药给吕伯伯，我怎能言而无信？”

“好！明天我会叫司机送去吕家。”

“司机，司机又不是我，小雯会误会我摆架子，对她没有真心。”

“吕小雯是你的同学，王子翔是你的表哥，哪一个亲？感情该分厚薄。”华斌一点也不妥协：“就这样决定！”

“不！”黛诗流下泪来：“我不能对不起小雯。”

“你就可以对不起子翔吗？”华斌摆一下手：“晚了，回房间睡觉！”

黛诗哭着跑上楼梯，华太太想追上去，华斌一手捉住她：“哭一下没关系的，她年纪不小，不好好管教，会害了她！”

黛诗关上房门，扔了书袋，踢去皮鞋，把床头柜上的洋娃娃一个个掷在地上，她恨王子翔，都是他。王子翔令他们父女不和，王子翔令她第一次被父亲教训而流泪，王子翔令她失信于同学。

感情分厚薄，她认识吕小雯六年了，几乎天天见面，她和王子翔呢？没见过一秒钟，谁厚谁薄？他凭什么有特权？

她突然觉得父亲好现实，更怀疑父亲利用她。

华斌一直想兴建一间很大很大的酒店，还要附设一个全港最大的购物中心。

华斌投资很多，流动资金不足，但是，他的庞大计划又不想与人合作，听说他拉拢了王学希。

王学希是王子翔的父亲，黛诗的姑父。王学希的父亲是马来亚橡胶大王，到王学希那一代，生意已伸展到欧洲和美洲，加上三个女儿分别嫁给瑞士、法国和美国的巨富，王学希在外国发展生意更加方便，到如今，家财难以估计。

王家在吉隆坡、纽约、巴黎、瑞士都有房子，而王家唯一的男丁——王子翔刚在哈佛大学毕业，是个建筑业专才。

他想继续研究经济学、法学，甚至医学，他甚至想做个

理学博士，进科学研究中心，将来好做些大事。

可是，王学希突然派他来香港，原因有三：一、去年王学希夫妇来过香港，在山顶买了间旧屋，拆卸了改建一间豪华别墅。二、想打开香港市场。三、大概对华斌的计划很有兴趣，想投资。

黛诗对做生意没有兴趣，对王家的财产没兴趣，对王子翔更没有兴趣。

黛诗讨厌嬉皮士，讨厌油脂仔，讨厌花花公子，讨厌老爱说外国的月亮圆的小子。

第二天吃过午饭后黛诗买了盒粉彩，放学时，她真的坐上家里的汽车，不过，她要司机先送小雯和琦琦回家。

“琦琦，替我把粉彩涂在脸上。”

“怎样个画法？”琦琦拿起一枝粉彩，望住黛诗的鹅蛋脸，她用另一只手擦了擦鼻子：“画个红心如何？”

“不要！他见了还以为我喜欢他，乱涂，看过佛山赞先生这套电视片没有？黄日华的大花脸！”

“哗！吓死人！”

“我就是要吓死他。”黛诗对静坐在一旁的小雯说，“替我把头发打松，像母鸡窝的样子，越乱越好。”

“其实他看过你的相片，已经知道你很美。”小雯接过梳子。

“有开麦拉面孔的人，本人可能很丑，我就是那种人。”

琦琦一面替黛诗乱画又红又绿，她忍不住咯咯的笑。

琦琦说：“他真是那么讨厌？”

“我根本没见过他，但我不喜欢父亲的安排，把他捧得像皇太子。”

“要是他像坚尼一样对你好呢？”

“我也会对他好，但这是以后的事，唔！够恐怖了，谢谢你们。”

到吕家，琦琦先拿了鸡精和提子，黛诗拉住小雯的手轻声地说：“代我向吕伯伯道歉，明天我一定来看他。”

“难道我还不了解你吗？六年了，谢谢你的补血药丸。”

琦琦下车时回头看看黛诗，又忍不住捧腹大笑。

黛诗也笑，不停的挥着手。

黛诗下了车，对站在台阶一个佣人说：“快去告诉老爷，小姐回来啦！”

“小姐？老爷，小姐回来啦！”佣人吓了一跳，忙不住的往内跑。

黛诗吹着口哨，扭扭拧拧的进去，忽然又怪笑几声，像个疯妇。

她看见父母都在客厅，还有个年青人，比坚尼大，约二十四岁。

“舅母，她就是黛诗吗？”

华太太傻了一会：“身材像，校服像，皮鞋像，书袋像，但是那头发和那张脸，不！黛诗是很怕脏的！”

“像的地方比不像的地方多，那就是她，舅舅说黛诗是念名校的，看来那间学校有名无实，竟然容许学生弄得古灵精怪，三分像人。”

“黛诗，是你吗？”华太太轻声问。

黛诗走到那青年的面前，用她那只满是粉彩的脏手，抚一下他那件粉蓝色的西装：“叔叔！”声音恐怖得令人发毛。

他马上跳开去，又用手拍去外衣的粉彩，还有污痕呢：